

М·П·卡列娃著

社會主義社會的 法與道德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社會主義社會的法與道德

蘇聯 М. П. 卡列娃著
李 樵、李嘉恩、傅德馨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北京

М.П.Карева
ПРАВО И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Ь В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51 г.
本書根據蘇聯科學院出版社莫斯科一九五一年版譯出

社會主義社會的法與道德
蘇聯 М.П.卡列娃著
李 樵、李嘉恩、傅德馨譯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藍旗街大石橋胡同25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71號
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法1—8Ⅲ 開本:850×1168 $\frac{1}{32}$ 印張:5 $\frac{1}{8}$
字數:142,000 冊數:3345—8504冊(130+30+5000)
1953年11月第1版 1955年11月第2版
1955年11月第3次印刷
定價:(5)5角

目 錄

導 言	1—18
第一章 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法是新的最高歷史類型的法	18—39
第二章 共產主義道德	39—68
第三章 蘇維埃的法與共產主義道德的不可分割的 聯系和相互作用	68—90
第四章 法與道德是社會主義社會上層建築 的不同部分	90—116
第五章 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法在共產主義教育 事業中的作用	116—158

導 言

斯大林的天才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關於上層建築的作用以及上層建築各個部分相互關係的學說提到了新的高度。由於這本書的問世，社會主義的法與道德這個問題的現實性和重要性，便特別明顯了。

研究社會主義的法與共產主義道德的相互關係和相互作用，能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社會主義的法這一新的最高類型的法的特徵，更深入地了解它與剝削者的法在原則上和本質上的區別，更深入地理解它在實現社會主義國家職能中的作用，以及它影響人們意識與行為的方法。

但問題的意義還不止於此。因為不僅研究社會主義的法需要探討這個問題，就是研究社會主義社會形成與發展的規律，研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規律，以及闡明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的巨大創建性作用，也都需要探討這個問題。不僅是法學家、國家學家，就是哲學家、經濟學家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家，如果忽視了社會主義的法與共產主義道德的相互影響在社會主義國家形成和發展中的作用、在社會主義社會人們精神面貌形成中的作用、在創建共產主義的物質和技術基礎方面以及創造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思想前提方面的作用，那末他們就不可能順利地研究蘇維埃社會發展的問題。

隨着我國在斯大林領導下向共產主義順利邁進，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主義陣地在全世界範圍內的鞏固，許多國家脫離帝國主義體系並走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大道，隨着它們對我國經驗的廣泛採用，隨着蘇聯國際作用的不斷擴大（它領導着社會主義陣營並成了一切進步人類爭取世界和平的道德堡壘），這個問題的現實意義也就特別增大了。

由此可見，研究蘇聯的法與道德的相互關係，不僅有理論上的意義，而且有政治上的和實踐上的意義。因為從事這種研究工作，就能揭示出法與道德的共同主導原則的偉大與崇高，揭示出蘇維埃社會主義的法與蘇維埃人民的道德觀點、道德信念以及正義觀念的完全適合，證明我國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在道義上的優越性，闡明我國的法為推動社會主義國家當前所進行的共產主義教育任務的順利實現而採用的影響人們行為和意識的各種方法。

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法與道德的相互關係，原則上不同於任何剝削者社會中的此類關係。歸根到底，這是由它們的基礎根本不同所決定的。因為基礎不同，上層建築也就有着深刻的原則上的區別。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出發（這一學說後來在斯大林的許多天才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發展），就能十分清楚地揭穿資產階級的和資產階級以前的關於法與道德的相互關係的學說的荒謬性，以及這些學說的服務使命。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以前的各剝削階級的思想家也是一樣）不是從分析一定社會制度下的法與道德的真實關係出發，而只是從對法與道德、對它們相互關係的抽象的偏見出發，從抽象的、反科學的、脫離一定時代的法 and 道德的一般定義出發。他們利用這些極端抽象的定義來抹殺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經濟形態下，法或道德所具有的深刻的區別，並根據這些抽象的概念，用演繹的方法做出了許多適應和迎合剝削統治階級利益的關於「一般」的、即適應於任何時代的法與道德相互關係的結論。不難了解，這些用純粹思辯方法造成的、妄圖包羅萬象和適用於任何時代的人為的公式和形式邏輯的捏造，實際上是不能適用於任何時代的，因為它們不能說明法與道德的真實關係；但剝削者社會的思想家們却藉助這種手段來賦予當代少數人的道德觀點和法律觀點以超階級的永恒的道德規範與法律規範的外形。這樣，就為一定剝削者社會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立了人為的道德威望，通過這種方法，就把這個社會的全部經濟制度宣稱為合乎道德的、合乎永恒正義觀念的制度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把法與道德問題置於科學的基礎上，他們揭穿了資產階級的和資產階級以前的關於「一般」道德的學說和關於在

法與道德方面的「永恒真理」的學說的反科學性。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資產階級道德學說的虛偽性，這種學說把道德說成是個人的道德，是不依社會和階級地位為轉移的個人意識所產生的觀點和規範的總和。而事實上，恰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闡明的，道德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自有意識以來，意識就是一種社會的產物，只要人類存在，意識便永遠是社會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二一頁）個人永遠是一定社會的成員，只要階級存在，人必定是一定階級的成員。個人的意識，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發展在該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所決定的；個人意識的形成，是要直接和間接受到一定時代、一定國家、一定階級的各種社會意識形式的影響，而特別是受到該社會一定道德體系和論證這種道德體系的學說的影響。

道德這種社會意識形式的特點，就是它包括着對善與惡的觀念，提供評價人們行為的準繩，確定道德行為規範，樹立一定的道德理想。恩格斯在批評杜林時寫道：「善惡的觀念從一個民族到另一個民族，從一世紀到另一世紀，變更得這樣厲害，以致經常前後直接相反。」（參看恩格斯著「反杜林論」，三聯書店版，第一〇九頁）不但如此，就是在同一時代的同一剝削社會中，也存在有極其不同的道德體系。恩格斯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道德時寫道：「現在向我們宣揚的道德是什麼樣的呢？首先是從往昔信神時代所傳下來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這道德大體上又分成天主教的和耶穌教的道德，更下又分成許多種類，從羅馬天主教的、正統耶穌教的道德，直至不固定的啓蒙道德。和這些道德並列的，有現代資產階級的道德，此外又有將來的無產階級的道德；這樣，只在歐洲先進各國中，過去、現在和將來，就已經提出了三大類同時並存的道德論。其中哪一種是真正的呢？如果以絕對的終極性來衡量的話，那末哪一種也不是；可是，在現時贊成推翻現存制度並且擁護未來的這種道德，也就是無產階級的道德，當然是具有最大量的長久存在的因素。

可是，如果近代社會中的三個階級，封建貴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各有它自己特殊的道德，那末我們從這裏只能得到這樣的結論：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是從他們自己階級地位所處的實際關係中，就是說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取得自己的道德觀

念。】(同上,第一一〇頁)

列寧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道德的學說,他以俄國的歷史發展爲例指出:「佔有被束縛於土地上的農奴的剩餘勞動的制度,造成了農奴制道德;『爲了賺錢』而替他人作工的這種『自由勞動』制度,造成了代替農奴制道德的資產階級道德。」(「列寧全集」,俄文版,第一卷,第三六三頁)

列寧在批評民粹派時,指出了他們如同抹殺政治思想分歧一樣,不可饒恕地抹殺了道德的分歧。列寧指出了下述情況的必然性:在資本主義時代,「國家應當贊助大資產階級所喜歡的那種道德觀點;所以應當如此,是因為社會現有階級間社會力量劃分如此」(同上,第三六七——三六八頁)。

每一個社會的道德,都是由其基礎、即由社會發展在該階段上的社會經濟制度所派生出來的,因爲社會中統治的道德觀點,是構成統治階級宗教觀點、哲學觀點及其他觀點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斯大林同志教導說:「上層建築是社會對於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和法律等制度。」

每一個基礎都有適合於它的上層建築。封建制度的基礎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築,自己的政治、法律等等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制度;資本主義的基礎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築,社會主義的基礎也有它自己的上層建築。當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時,那末它的上層建築也就會隨着變化,隨着被消滅。當產生新的基礎時,那末也就會隨着產生適合於新基礎的新的上層建築。】(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版,第一——二頁)

斯大林具體化了並向前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上層建築的學說,他強調了各種觀點在上層建築組成部分中所起的主導作用,指出了政治和其他各種制度的建立,是與社會的各種觀點相適合的。既然實現政治統治的那個階級的觀點,是社會中的統治觀點,由此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構成上層建築組成部分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也正是和這個階級的觀點相適合的。斯大林教導說:「基礎之所以創立上層建築,也就是爲了要使上層建築替它服務,要使上層建築積極幫助它形成起來和

鞏固起來，要使上層建築積極為消滅已經過時的舊基礎及其舊上層建築而鬥爭。只要上層建築拒絕履行它替基礎服務的作用，只要上層建築從積極保衛自己基礎的立場走到對自己基礎漠不關心的立場，走到對各個階級同等看待的立場，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並終止其為上層建築。」（同上，第三頁）

這就是說，並非該社會中所有的一切觀點和制度都包括在該社會的上層建築之內。例如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包括法律觀點、道德觀點在內，都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就已經發生與發展起來的。但是它們自然不能是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因為它們不是服務於資本主義基礎，不是保護和鞏固這個基礎，而是要以新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來革命地代替資本主義基礎，革命地粉碎受資本主義基礎所決定的全部上層建築。至於那樣一些政治組織，譬如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以及受共產黨的思想領導的其他社會團體，當然也是這樣。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能夠存在的僅僅是那些服務於資本主義基礎的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即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那末在政治觀點、法律觀點、道德觀點以及道德規範方面，情況就不同了。被壓迫階級在同剝削者、壓迫者鬥爭的過程中，不僅形成了與資產階級的觀點有原則區別的自己的政治觀點，以及由於有了自己的政黨而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組織，並且還形成了與資產階級的觀點有原則區別的自己的法律觀點和道德觀點、自己的道德規範。斯大林強調指出：「有產者與無產者的思想、觀念、風俗、道德原則、宗教和政治是絕對對立的……」（同上，第一三頁）

因此，很顯然，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的思想、觀念、風俗、道德原則，正如同無產階級為爭取自身解放而建立起來的政治組織一樣，自然不可能列入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

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的道德觀點和道德規範與資產階級的道德觀點和道德規範的絕對對立，這並非說，資產階級的、腐敗的、日益加速地使資本主義趨於滅亡的、墮落的道德對勞動者不起什麼作用，沒有什麼危險。使勞動大眾貧窮和過着暗無天日的困苦生活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寄生階級生活方式的腐化影響，以及統治階級（在這裏就

是資產階級)的思想、觀念和觀點在社會中的統治作用，所有這一切也決定了「野蠻的風俗」在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統治。

資產階級的倫理學家們一方面對統治着資產階級社會的那些風俗、對資產階級社會中犯罪的日益增加大感驚恐，而同時他們却不了解，不想去了解或不能了解這些風俗、這些「野蠻」的情感和觀點以及犯罪之增加就是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基礎的有機產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始人很早以前便揭穿了這些資產階級倫理學家的階級局限性。恩格斯曾寫道：「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誰都不能分辨出正當的致富和欺騙之間的分界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六卷，第二部，第四五六頁）

馬克思揭穿了各種資產階級倫理學家的論調的荒謬卑鄙，指出了資本「出現到世上來……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着血和骯髒的東西」。在這裏馬克思引證了一個篤實的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學者的話，這個人寫道：「像自然懼怕真空一樣，資本是懼怕沒有利潤或利潤過於微小。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胆壯起來。百分之十會保障它在任何地方被使用；百分之二十會使它活潑起來；百分之五十的利潤會引起積極的大胆；百分之一百會使人不顧一切人的法律；百分之三百就會使人不顧犯罪，甚至不惜冒絞首的危險了。叫嚷和吵罵如果會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這二者。走私和奴隸貿易，充分證明了這裏所說的一切。」（參看馬克思著「資本論」，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九六一頁）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產生的，是那些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說明資產階級本身的道德水準以及這個社會中受資產階級思想俘虜的其他階級各階層的道德水準的「野蠻」風俗與觀點。

列寧在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說道：「舊社會所依據的原則：不是你去掠奪別人，便是別人來掠奪你；不是你替別人做工，便是別人替你做工；你或是當一個奴隸主，或是當一個奴隸。顯然，凡是在這個社會裏教養出來的人，可以說從吃奶的時候就染上了這樣一種心理、習慣和觀點——不是當奴隸主，就是當奴隸，或者是當一個小私有者、小職員、小官僚、知識分子，總之是當一個只關心自己而不顧及旁人的人。」

既然我是這塊土地上的主人翁，旁人的事與我全不相干；如果旁人挨餓，那就更好，我可按更高的價錢出賣我的糧食。既然我有了一個醫生、工程師、教員或職員的小職位，那末，旁人的事也就與我完全無關了。也許，只要我獻媚取悅於有財有勢的人，我就不僅能保住我的這個位置，並且還可以高升到資產者的地位上去哩。」（參看「列寧文選」兩卷集，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八一〇頁）

列寧和斯大林在他們的許多著作中揭穿了剝削者思想家們的理論的虛偽性，這些思想家們主張，人們的「野蠻」情感與風俗，決定於人類的本性。斯大林說：「至於人們的『野蠻』情感和觀點，並不是像某些人所設想的那樣永恆的東西：有一個時期即原始共產主義時期，人們是不承認私有制的；後來一個時期即個人主義生產的時期，私有制掌握了人們的情感和理性；現在一個新的時期即社會主義生產的時期快要到來，那時人們的情感和理性浸透着社會主義的意向，這有什麼奇怪的呢，難道存在不決定人們的『情感』和觀點嗎？」（斯大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見「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三〇八——三〇九頁）

由此，斯大林同志在「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書中做出了一個唯一正確的結論：「既然人們的意識、人們的風俗習慣是由外部條件決定的，既然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的取捨是決定於經濟內容的，那末很明顯，我們應當促進經濟關係的根本改造，以便使人民的風俗習慣及其政治制度也隨之根本改變過來。」（參看上書，第二九三——二九四頁）

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極其詳盡地指出了資產階級的（以及資產階級以前的）關於存在有「永恆不變」的道德規則、存在有道德方面的「永恆真理」的這種學說的荒誕無稽。

恩格斯痛斥了杜林欲以「道德的教條作為永恆、終極、往後永遠不變的道德規則」來束縛工人階級的企圖，痛斥了杜林以「道德世界，似乎也有超越於歷史和民族差別之上的一成不變的原理」這一口實來束縛工人的企圖；同時，恩格斯說：「我們的主張與此相反，直到現在，任何道德理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因為直到現在，社會總是在階級對立之中發展着，所以道德總是階級的道德：它或是為統治階

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是當被壓迫階級充分強大的時候，表現出他們對這個統治的反抗，並代表被壓迫者的將來的利益。」（參看恩格斯著「反杜林論」，三聯書店版，第一一一頁）

這是否說，恩格斯否認在社會上可能有統一的、不知階級對抗爲何物的、真正的人類道德呢？不，不是的。相反，恩格斯曾指出，在根除了階級矛盾的未來的社會中，正將樹立起這樣的道德。他在「反杜林論」這本著作中寫道：「只有在不僅消滅階級對立，而且在實際生活中消滅階級對立的一切痕跡的社會發展階段上，超越階級矛盾和對階級矛盾的一切回憶之上的、真正人類的道德，方才成爲可能。」（同上，第一一一——一二頁）

根據我國所樹立的社會主義道德，便可以斷定這種真正的人類道德是什麼樣的，它與對抗階級社會中一切道德制度的深刻區別何在。當然，我們還必須注意到，社會主義道德是處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的道德，雖然這裏已經消滅了階級對抗，但是尚未完全消滅人們意識中的舊的殘餘。不過，這個道德是已經在自己的基礎上形成起來的真正人類的道德，它具有遠大的未來。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創始人也同樣明確地揭露了法的階級本質，指出了法歸根到底是受統治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一書中揭穿資產階級的學說時對資產階級說道：「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生產關係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係的產物，正好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爲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而這一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五三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在證實國家與法受統治階級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時寫道：「在這些關係中佔統治地位的人們，除了應當把自己的力量組成國家之外，還應當使自己的、受這種一定的關係所決定的意志得到普遍的表現，成爲國家意志，成爲法律；這種意志表現的內容總是由這個階級的關係來賦予的，私法和刑法特別明顯地證實了這一點。正如他們的體重不依他們的主觀意志或任性專橫爲轉移一樣，他們把自己的意志表現爲法律形式，使它成爲不取決於

本身內部某一個人獨斷專行的東西這一點，也不依他們的主觀意志或任性專橫為轉移。同時，他們的個人統治應當組成共同的統治。他們個人力量所依據的那些生活條件是作為很多人共同的生活條件而發展起來的，他們這些佔統治地位的人們應當保護這些生活條件以防他人侵犯，而且使這些條件成為對一切人都有效的條件。這種由他們的共同利益所決定的意志，其表現就是法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四卷，第三一一頁）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給法做出了唯物主義的解釋，揭穿了法的階級本質，指出了決定法的發展和一種類型的法必為另一種類型的法代替的規律，因而正如他們使哲學及其他社會科學發生了變革一樣，使法律科學也發生了深刻的巨大的變革。

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論證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及資本主義形態必為共產主義形態所代替之後，根據自己的全部學說做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無產階級專政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的國家。他們奠定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學說的基礎，指出了共產主義的兩個階段以及作為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的社會主義與完全的共產主義之間的區別。他們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原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法仍然是必需的，不過它的內容已經由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基礎來決定了。

自然，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創造出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與法的十分完備的學說。在社會主義的法方面，他們僅限於說明一些根據他們當時所發現的社會發展規律能以科學預見來確定的原理。

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學說、尤其是關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與法的學說之得到進一步有力的發展，是列寧和斯大林的不朽功勳。他們科學地總結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經驗，總結了在我國創建社會主義國家與法的經驗，向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在他們的著作中極其詳盡地指出了，法是由於社會劃分為敵對階級而產生的，在階級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上，法都是由統治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該階級的意志的表現。因此，只有分析該社會中的物質條件、經濟結構及其生產關係制度，

才能揭示每種歷史類型的法的特點。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證明了法與道德歸根到底是受社會經濟基礎所決定的。同時又教導我們必須注意社會的上層建築、上層建築的各個部分(包括國家與法在內)對道德所起的巨大影響。

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是決定着每種道德體系和每種歷史類型的法的產生、發展和消滅的主要力量；但這並不是說，在研究某種道德體系和某種歷史類型的法時，可以忽略其他各種因素對它們所起的影響。同樣，如果把社會物質條件對道德與法的決定性意義的原理理解成抹殺道德與法對這些條件的反作用，這也是大錯特錯的。斯大林在其卓越的著作「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曾寫道：「至於社會思想、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的意義，至於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那末歷史唯物主義不僅不否認，恰巧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們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上的重大作用和意義。」

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有舊的思想和理論，它們是已經衰頹的、並為社會上那些衰頹着的勢力的利益服務的東西。它們的作用就是阻礙社會發展，阻礙社會前進。同時又有新的先進的思想和理論，它們是為社會上的先進勢力利益服務的東西。它們的作用就是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前進，而且它們愈是確切反映着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需要，便愈能獲得巨大的意義。

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只有當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的任務時，才會產生出來。可是，它們既已產生出來，便會成為最巨大的力量，能促進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的新任務，能促進社會前進。在這裏也就表現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新的政治觀點和新的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那種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和改造的意義。(參看斯大林著「列寧主義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七一八——七一九頁)

我們只要看一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那些舊思想和舊道德理論所起的反動作用就足夠清楚了。這些反動思想和理論的作用就在於通過愚弄羣衆的方法來阻礙社會發展，阻礙社會前進。另一方面，新的思想、先進的道德學說和道德規範則起着巨大的進步作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道德的學說、思想、概念，以及由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在其革

命鬥爭過程中所形成的道德規範，最後，還有由於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和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獲得勝利與發展的條件下，在我國產生和確立起來的新的思想、概念和道德規範，都起着巨大的組織、動員和改造作用，它們都是起着莫大的先進作用的因素。

全部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包括關於法與道德的學說，不僅是唯一的正確解釋現實並說明自己研究對象的學說，而且是號召改造這種現實並指出了保證人類擺脫各種剝削和建設新的光輝的世界——共產主義世界——的唯一正確道路的學說。

資本主義已日益走向滅亡。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爲了拖延與阻止這種必然的死亡，它們所採取的方針是把國家機器法西斯化、對勞動人民實行公開的鎮壓。他們搬出了過去所有的最反動的學說來維護剝削制度和愚弄羣衆。

我們在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中，不能無視下述情況：宗教學說（包括宗教道德學說）以及由它所提出的道德行爲規範至今仍在現代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思想武庫中起着極其反動的作用。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的首腦——美帝國主義分子蒙養梵蒂岡並指導梵蒂岡的反動政策，並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因爲天主教多少世紀以來精心創造出的愚弄羣衆、控制羣衆的方法和伎倆，深爲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所讚賞。

現在，托馬斯·阿奎那及其他中世紀蒙昧主義者——天主教思想家——的學說，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得到了史無前例的廣泛的傳播。

今日，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御用僕從們，在大學的講壇上公開宣揚人們之所以遭受到各種災難，皆因他們忘却了天主教幾世紀以前所精心創造出的那些學說。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林納爾和其他許多有名的法學家，比利時的達伯恩和其他天主教法學家，特別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人數頗爲不少的天主教法學家，他們在大學的講壇上，在「學術」著作中熱烈地提倡恢復托馬斯·阿奎那的學說，恢復天主教的道德；他們聲稱天主教的道德是唯一真正人類的道德。戰後當代法國的法學家、政治家科斯特—弗洛列（順便提一下，他是立憲會議上法國新憲法草案的報告人）在其「法的基本問題」一書中（一九四五年巴黎出版，其中包括他以前的講義）肯定地說，托馬斯·阿奎那的整個學說，

特別是他那主張法應當服從天主教道德的關於法與道德的學說，已經經受了幾世紀的考驗，足以證實它是正確的。法國的哲學家馬里登在許多著作中表示，他是一個天主教、特別是天主教道德的熱烈擁護者。

在美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中大量出版天主教的書籍，特別是論述托馬斯·阿奎那學說的著作。

資產階級想在舊學說的垃圾堆中找到本身有權存在的論據，找到反對自己的掘墓人——無產階級——的思想武器，這是資產階級深刻的思想危機，是資產階級軟弱無能的無可諱言的鐵證之一。

無論宗教對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定階層的影響再如何加強，也不能使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想利用宗教信條、宗教道德信條來挽救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企圖免遭破滅。勞動羣衆階級覺悟程度的增長，資本主義社會各方面的實際情形，都引導着羣衆擺脫宗教的欺騙。例如，甚至那些仍然是天主教虔誠信徒的勞動羣衆階層，也被事件本身的進程吸引來參加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鬥爭，反對新戰爭挑撥者的計劃，他們拒絕執行天主教發佈的同共產主義思想進行無情鬥爭的指令，拒絕執行天主教號召參加反蘇、反人民民主國家的「十字軍」的指令。在許多國家裏，有不少教徒公開不滿羅馬教皇關於不僅開除共產黨員教籍，而且開除許多同情共產黨的教徒的教籍的文告（一九四九年夏）。

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企圖用天主教或其他宗教的道德誠律來束縛羣衆，通過自己的政客、倫理學家的口舌來假仁假義地宣傳生活必須採取慈善的方式，個人必須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等等，但他們本身却正處在極端的道德墮落和道德沉淪的狀態中。

這特別具體表現在犯罪^①、淫蕩以及由剝削制度所造成的各種各樣敗行的駭人聽聞的增加上，表現在卑鄙無恥、崇拜粗魯的體力上，表現在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切掠奪性的、仇視人類的對內對外政策上。

現代資產階級道德的墮落極端明顯地反映在混亂現象之在資產階級道德學說中佔統治地位，厭世觀和非理性的宣傳之貫穿在這些學說

^① 關於此問題，請參看阿·阿·赫爾岑著「美國之犯罪」（一九四八年版）和「帝國主義國家中之犯罪」（一九五一年版）。

中，以及認為不可能科學地論證道德等現象上。

一個研究現代資產階級道德的蘇維埃學者曾正確地指出：「當資產階級還確信自己的統治穩固時，流行着這樣一些為資產階級辯護的理論，這些理論認為，『道德和政治的進步』是同『理性的成就』和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攜手並進的。資產階級倫理學家斷言，善與惡是『永恒的』準則；他們制訂出各種唯心主義的學說，用來論證資本主義的『不可動搖』，並妄圖自命為最終的真理。現在，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們已經不能再相信自己的陣地和自己的未來了。」（阿·費·謝什金：「英美道德的沉淪」。見「哲學問題」雜誌一九四八年第三期第二五三頁）

早在帝國主義初期，尼采的仇視人類的道德學說便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道德沉淪的最初徵兆，尼采的學說號召拒絕傳統的道德，認為這種道德是為奴隸、羣衆和庶民而保留下來的，提倡「紳士們」的非道德行為，並蔑視一切試圖論證道德問題的道德學說。阿別里·萊依在一九〇九年曾出版了一本書，列寧在其「哲學筆記」中曾給予此書以徹底的批判。阿別里·萊依很顯然地表明了資產階級道德理論方面的「新」思潮。他聲稱：「……因而，新的哲學首先就是道德的學說。並且這些學說似乎可以被斷定為行為的神秘主義。」「新的哲學應當使非理性的道德（勃然大怒或對威權的馴服、神秘主義或傳統主義）合法化。」（此兩段引文轉摘自列寧著「哲學筆記」，俄文版，第三八一、三八二頁）不難看出，這些「新」思潮實際上不過是舊的反動思想在新條件下的再版而已，這種思想是一切宗教道德學說的基礎，而這些學說的特徵，恰恰就是非理性主義、神秘主義、傳統主義、不講理性而講信仰。基爾蓋卡爾德、巴列托和其他非理性道德論的門徒和否認在道德範圍中、在「道德王國」中有任何客觀準則的相對論門徒的各種臆想，正是現代大多數資產階級思想家撰著道德問題著作的基礎。法西斯主義曾廣泛利用這些捏造理論來「論證」仇視人類的道德，「論證」他們的極端殘忍的道德學說。被稱為美國的「墨索里尼」的美國法西斯分子魁首勞倫斯·戴尼斯，在道德問題上，也和墨索里尼一樣是巴列托的繼承人，他在「未來的美國法西斯主義」一書中寫道，只有體力才是各種完全相反的道德行為規範體系的評判者，因為任何客觀的道德價值都不存在。